

天津抗战闻见录：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抗战见闻录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天津抗战闻见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8

ISBN 978-7-201-09576-9

I. ①天… II. ①中…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
—天津市 IV. ①K265.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2296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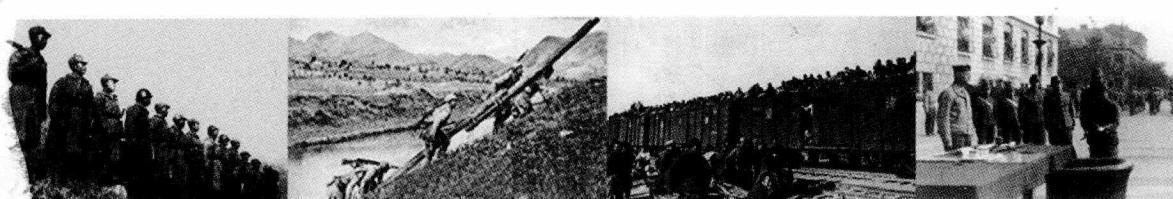
天津市宏瑞印刷有限公司

*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710×1000毫米 16开本 38.75印张

字数：400千字 定价：78.00元



目 录

- 天津便衣队暴动事件真相 / 姚东藩(01)
- 回忆天津事变 / 孙铭九(12)
- 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亲历记 / 刘家鸾(26)
- 天津事变记事 / 卞白眉(32)
- 日军攻占天津记事 / 潘纳禄撰 张桂敏译(39)
- 天津日本宪兵队琐闻 / 张玉璞(48)
- 天津沦陷后的汉奸组织——伪治安维持会 / 王仕任(53)
- 为日本侵华服务的天津横滨正金银行 / 魏伯刚(62)
- 日军包庇下制造毒品的内幕 / 王 龙(70)
- 名征税 实放毒 / 孙慎言(76)
- 天津沦陷生活琐忆 / 张澜生(85)
- 沦陷生活见闻录 / 阿 凤(89)
- 魔窟罹难余生记 / 姚士馨(98)
- 惨痛的回忆 / 喻传鉴(110)

- 铁蹄下的鬻艺生活 / 马三立(120)
- 成兴顺灰煤栈遭难记 / 师源璋(129)
- 日军统治下的军粮城机米厂 / 于克敏(135)
- 魔窟——劳工集中营 / 陈再生(144)
- 被逼参加“勤劳奉仕”的回忆 / 张国贤(153)
- 中条山战役后的天津俘虏收容所 / 马友欣(159)
- 我在日本宪兵队里的囚徒生活 / 林鸿賛(167)
- 杨柳青沦陷后见闻 / 张荣山(175)
- 日军在崔黄口、西场村的暴行 / 王树良(180)
- 记静海县五美城惨案 / 徐景文(184)
- 1935年至抗战爆发前后党领导下的天津学生救国运动 / 李启华(189)
- 参加天津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回忆 / 王绶昌(200)
- 回忆“一二·九”天津学生运动片段 / 于瑞英(213)
- 回忆“一二·九”天津学生运动 / 朱光(219)
- 回忆“一二·九”运动中天津妇女救亡工作 / 陈晶安琳(225)
- 回忆女同学会抗日救亡活动 / 黄哲(233)
- 回忆抗战前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 徐达本(237)
- 吉鸿昌将军的生平事迹 / 傅二虞(243)

- 七七事变后天津战役纪实 / 刘景岳(258)
- 天津沦陷前最后一刻我撤出的经过 / 赵继增(268)
- 抗战初期党在天津的抗日活动片断 / 李启华(276)
-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一些历史情况 / 张致祥(281)
- 回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 李运昌(288)
- 冀东抗日大暴动始末 / 李越之(309)
- 北上先锋部队首次挺进武清纪实 / 杨 平(327)
- 天津北部解放区的建立和发展概况 / 娄 平(334)
- 抗战后天津“民先”坚持战斗在敌占区 / 岳 亭(342)
- 抗战初期天津地下出版的抗日报刊 / 乔多福(357)
- 天津沦陷后秘密出版的《纪事报》 / 史 瘦(363)
-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通俗剧团 / 黄 沙(370)
- 抗战期间的天津南开中学 / 张国贤(376)
- 天津沦陷后我在教育界的抗日活动 / 张卓然(399)
- 日特暗杀教育家赵天麟真相 / 赵智铨(418)
- 天津英租界的两个抗日据点 / 卞僧慧(422)
- 记天津“工字团”的抗日活动 / 张秀岩(431)
- 忆沦陷时期天津电话局“抗交”事件 / 吴云心(437)
- 抗战期间天津的抗日杀奸团 / 张世一(444)

- 抗日锄奸记 / 祝宗梁(454)
- 天津抗日回民支队 / 房玉岭(466)
- 转战津南 / 刘晋峰(473)
- 日军投降之日见闻 / 刘鸿涛(502)

附录

- 天津日租界概况 / 孙立民 辛公显(508)
- 天津日租界内幕 / 刘霁岚 马惠卿 胡君素(547)
- 日本在天津营造侵华基地实录 / 杨大辛(556)
- 天津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 / 天津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课题组 (570)

后记 / (610)

天津便衣队暴动事件真相

姚东藩

一、日本驻屯军制造暴动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沈阳、长春和吉林。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于9月末转移到锦州办公。军事由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主持，省政由兵工厂督办米春霖代理（当时臧式毅被日寇拘禁）。警务处长黄显声在锦州收容并整编警察和公安队，作抗日部署。驻在洮南、通辽等地的东北军，也集结到锦州附近，与当地驻军维持辽西一带地方秩序。

日寇为了占领我关外的全部领土，清除东北残余的军政力量，于1931年10月8日派飞机轰炸锦州；同时令汉奸凌印清以“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名义，招收辽西股匪，在后方进行骚扰。未几，凌为伪第一师师长项青山^①等捕获，连同日人顾问就地枪决。10月中旬，日寇又派汉奸张海鹏率部沿洮昂路北进，以树立所谓黑龙江新政权，遭到马占山先遣部队阻击，掀起有名的嫩江桥抗战。11月初，日寇又唆使张学成代凌印清而起，在黑山县高山子倡乱。黄显声派公安骑兵总队进剿，一战即将

^①项青山，土匪头目，报号忠义，日寇派凌招收其部，编为伪军第一师，以日人仓岗繁等十余人为顾问。黄显声令熊正平策反，项乃将凌连同日人顾问枪决。

张击毙。但日寇的野心未死，仍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以其第八师团为主力，并从国内增调后续部队，企图向辽西大举进犯。

这时驻在关内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荃、戴联玺等发出联名通电，向蒋介石请缨，出关收复失地。各部队官兵同仇敌忾，都表示要打回老家去。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为策应其关东军进攻辽西，牵制驻华北的东北军出关，乃在天津收买汉奸，组织便衣队制造暴乱。

当时天津市内的我方武装力量是比较薄弱的。1930年秋，东北军入关后，以第二军（军长王树常，兼河北省主席）的司令部驻天津市内。该军所属部队中，步兵第八旅丁喜春部驻马厂；步兵第十旅刘翼飞部驻廊坊（后刘任察哈尔主席，该旅调到张家口）；步兵独立第十五旅姚东藩部驻天津市内；骑兵第一旅郭希鹏部驻大名。1931年夏，石友三变乱后，又以归万福麟所属的第二十九旅王永盛部驻天津县韩柳墅、杨柳青间；归于学忠指挥的炮兵第十四旅王和华部驻静海县城。后来由于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根据《辛丑条约》，向王树常提出天津市内中国不能驻军问题，同时也由于天津迤东海下地方不靖，独立第十五旅的主力移驻塘沽、大沽、军粮城间，仅留步兵一营改着警察服装驻天津市内河北曹家花园。日军组织便衣队发动暴乱的时候，我方在天津市内的军队，仅有军卫队营刘德裕部、独立第十五旅第六四四团之第一营丁喜刚部。此外，在市内的武装力量，则为天津市公安局的保安队，由局长兼代理市长张学铭及总队长王一民所领导的两三千人。

我率领独立第十五旅驻塘沽、大沽、军粮城间。事前迭据驻塘沽的六四三团鲍钟林团长报告：月来大沽口外日军军舰不时出没，进入11月，突然增到三四艘之多；其海军舰艇经常运

载兵员物资，在塘沽日本兵营登陆卸货；运抵塘沽的兵员约有一个大队（500人）；商船开往天津也很频繁。经我转报北平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和东北第二军部。奉到指示：饬属严加戒备，密切注视日军活动，并由军部派参谋来塘沽车站协同鲍团进行密查。

天津原有九国租界，其中俄、德、奥、比四国租界已经先后收回，尚存在英、法、意、日、美（后并入英租界）国租界，因受《辛丑条约》束缚，华洋关系仍极复杂。除天津市外，日本帝国主义在山海关、秦皇岛、滦州、塘沽等处均有驻兵，随意调动，不时增加，并运输武器。这就给防卫上增加一定的困难。

又由于《辛丑条约》关系，从清末杨以德掌天津警权时起，天津治安问题唯赖警察队负全面责任。杨以德利用帮徒，一手培养出维护他的一支颐指气使的保安队（当时名称已不记得），为数两千余人。他们的作风是非常腐败的。后来天津设市，警察（厅）局长几经更替。至张学铭任内，力加整顿，总队长王一民，总队副、大队长如贾国辅、解如川、李昆、孙鸣九^①等，多系日本士官学校或东北讲武堂出身，朝气蓬勃，同时军械装备也比较优良。被裁下来的官兵，概系土著，对市内情形最为熟悉。他们由于失业，心怀不满，其中少数桀骜不驯之徒就成为日军和汉奸们拉拢的对象。

二、连日击退便衣队的进犯

11月8日，张学良接到日军利用汉奸扰乱天津市的情报，

①亦有写孙鸣久的。——编者

即和王树常、张学铭慎重计议，采取全面考虑、妥为处理的方针，严令天津市公安局负责痛剿，限期肃清。必要时令独立第十五旅协助。这天适值我来天津，参加张学良三弟张学曾的婚礼。下午 3 时许，王树常、张学铭对我说：据密报，日本军嗾使汉奸多人，雇用大批匪徒，定于今夜暴动，扰乱天津。希速准备优势兵力，开进市内，协助地方警队维持治安。当时划分了警备区域，陆军（包括军部卫队营）担任由金华桥，沿南运河，至海河的金钢桥左岸迤北地区的警戒。我受命后，即与北宁铁路局联系车辆，开往军粮城车站。限令驻葛沽、郑庄的六四四团金启明团长尽力隐蔽，务于即夜 11 时前率所部到达天津北站；到达后，其第一营归还建制，对市政府、北宁路局、河北转电所、金钢桥及沿河、沿铁路线分兵把守，遇有匪徒滋扰，立即扑灭。

金启明团于当夜 10 时到达北站，未待部署完毕，北宁路 24 号桥梁处即发现匪徒二十余人，企图破坏铁道，阻碍交通。守兵当即开枪击毙两名，获得三八式步枪两支，子弹二十余发。其余匪众乘暗夜利用居民房屋掩蔽逃散。少顷，城内南市一带枪声甚密，居民从梦中惊醒，仓皇不知所措。后来据警察局称，8 日夜 11 时，由日租界冲出便衣匪徒千余人，分数路向我南市警察署的南关、闸口等处进袭。保安队及所在的警察分所的警士予以还击，激战至 9 日拂晓，匪徒大部溃入日本租界。在北宁路 24 号桥和南市警察署两处的匪尸，经检验确系地痞流氓，以白面鬼（吸毒的）居多。又据虏获的小匪目供称：他们是受汉奸张璧、白坚武、李际春、郝鹏等的欺骗，用每日一元、五角不等的钱数雇来的，前些天从海光寺日本兵营领到枪弹，不知打谁，只说有日军援助，打了胜仗就可以改编为正式军队，

有官当，有财发。



1931年天津便衣队暴乱被镇压后，日军调集大量军队进入天津，向中国政府施压。图为从锦州乘火车来津的日军，通过万国桥（今解放桥）后向日租界进发

便衣队在北宁路线和南市警察署区内先后发动暴乱时，张学良判断，这是继“九一八”之后又一将会有恶劣发展的事件。当夜 12 时许，张用电话对我指示：“如果日军发动战争，你在大沽与天津两处，要不顾一切牺牲，支持 7 天，以待全军集结。”隔约两个钟头，他又来电话：“必要时王永盛、王和华两旅归你指挥。”我将这个指示转报王树常军长，得他的同意，即与军部参谋长刘家鸾拟定对天津市海光寺日兵营及日租界的歼灭战计划，以及阻击来自海上登陆敌人的攻防计划。拟出作战计划后，未奉指示。王永盛、王和华两旅的备战工作，亦未进行。

8 日晚，便衣队来势极凶猛，但终不堪我保安队一击，不久即行溃逃。

9 日午间，枪声时断时续，较为沉寂。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借口我保安队追剿匪徒，逼近日本租界，击毙其退役军人少佐某某，威胁其租界安全，危害其侨民利益，提出抗议。

我省、市当局迁就日军的要求，乃令保安队后退距日租界 300 米以外布防。

同日，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和代理天津市长张学铭召见各国驻津领事，说明便衣匪徒暴乱情况与我们的戡乱决心。此外，张学铭代市长还向日领事馆提出照会，大意是：匪徒凭借租界，扰乱天津。为维持市内治安、保卫各国侨民的安全，希予协助，以期早日肃清。

10 日拂晓前又由日租界及海光寺等处，窜出大批便衣队，到夜 12 时后，战况最为激烈。

11 日，便衣队犯南关下头、南开、兴华桥一带，情况极为严重。

12 日，天津成立戒严司令部，以张学铭任司令，并发出布告：准许便衣匪徒悔过自新，不咎既往，并对携械投诚者定出重金赏格。

13、14 两日，闸口、南关、美以美会等处战斗仍激烈。

15 日，日本领事馆要求河北省或天津市当局前往日本军部，与香椎浩平司令官会商津市治安问题。张学良表示同意，并指定张学铭代市长前往，遂与日本领事约定该日午后 5 时由日领事田尻、后藤二人陪同。届时张学铭突患高血压和喘息病，不能履行约定，王树常主席即偕天津市公安局所属特一区主任宁向南及第二军部中校副官尚其英同行。宁为翻译，与日本领事同坐一部汽车，经英、法租界到日租界时，日本领事下车向哨兵说明来意，乃直抵海光寺。

香椎浩平会见王树常时态度极其傲慢，多端责难，一口咬定中国军队向日本兵营射击。正说话间，枪声很密，香椎浩平说：“你听听，这不是你们的军队又野蛮地射击了吗？这种敌对

行为是违反条约的。”王树常说：“这是在贵兵营附近发射的枪声。”香椎浩平极不高兴地说：“要不是夜间，一定叫你看看你们的军队炮毁我的兵营建筑物。”他又以极轻蔑的语气说：“你是管不了你们军队的。”香椎浩平不时离开会议室，致令王、宁诸人坐候很长时间。看情形田尻、后藤二人也有些焦急。最后由他们用恳求语气，向香椎浩平说：“未决问题可否定期再谈？”香椎浩平又走出多时，回来后才对王略致歉意。

王、宁、尚三人和日领事一起离开日军兵营，回到张学铭宅。这次会谈内容是：接受日本要求，消除敌对行为，拆除已退到距日租界 300 米以外的防御工事，并在该区域内恢复平日警察岗哨。敌营无好会，王、宁每谈及这次军前会见，都感到是耻辱。

16 日，保安队被迫拆除在距日租界 300 米以外的防御工事，恢复平日警察岗位。此后 10 天中，便衣队不进犯，我不越线搜剿，在比较沉寂的情况下度过。

塘沽的日本兵营内驻屯了一个中队的步兵，约百人，作为敌舰登陆桥头堡的作用是很大的。在日本海陆军自如活动情况下，很难断定敌人向我进攻的时间和企图。同时，我的警备区域又必须跨海河分兵大沽口。这样只以鲍钟林的步兵一团兵力防守，已感到捉襟见肘。至担任天津市内河北广大地区守备的金团，纵然尽量节约使用兵力，警卫各机关、工厂、局所和铁路线，也不能集中控制，作为天津方面总预备队的两个营的机动队伍，完成张副司令交给的任务已成问题。

从 11 月 8 日至 25 日间，便衣队凭日本租界地及海光寺日军兵营，始而夜出蠢动，继则不分昼夜，强行窜犯。保安队昼夜迎击，各大队官兵亦有伤亡，以致兵员锐减。更由于当局屈

从日军要求，保安队追剿便衣匪徒，须停止在距日租界 300 米以外，这一来，防守感到很被动。日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复借词保安队在距日租界 300 米内所设的防御工事仍威胁其兵营，并说成是对它的敌对行为，进一步要求将工事拆除，恢复平日岗位，以便于便衣匪徒任意活动。因而，南市警察署的各分所相继陷入匪手，保安队防守区域随之逐渐扩大，兵力薄弱，士气不免低落。张学良应公安局之请求，令将王永盛旅康景濂团开进市内。王树常为避免日军找借口，令康景濂团拨出一营兵力，改换警察服装，越过金钢桥参加巷战，和保安队一起痛击敌人。匪徒遗弃尸体甚伙，大败溃逃。从此形势立见好转。

26 日午后 8 时，便衣匪队在日军机关枪掩护下，从海光寺兵营冲出，我警队予以痛击，形势又渐紧张。日本司令官香椎浩平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竟以 150 毫米口径的重炮滥行轰击。炮弹落在河北省立师范学校与河北省政府院内。炮弹皮上铸有“大正某年制造”的字样。在日军发射重炮的时候，我判断他们有出击的可能，即令康景濂团和金启明团整装待命，准备应战。又以军卫队营为预备队，守备河北各要点。官兵咸具与天津共存亡的决心。这时日军司令部参谋三浦少佐不断以电话纠缠，反诬我省政府说：“你们背信，派军队过河，围攻我兵营。你们应对这种敌对行为的后果负责任。”当他们疯狂地发射重炮时，又抵赖说：“你们军队发炮打毁兵营，要负全面责任。”省政府日文秘书陈庆云回答说：“谁放射的重炮，你们也要调查调查，我们倒拣着铸有‘大正某年造’的 150 毫米口径的重炮炮弹。这究竟是谁发射的？”日军参谋三浦支吾搪塞，不敢承认。

28 日，我保安队总队部被迫从金汤桥右侧公安局撤至河北省政府院内。大公报馆原设在日租界，由于日军封锁的关系已

停刊数日，这时移至法租界出刊。



日军在八里台垒沙袋工事

据我推断，从 16 日到 25 日间，匪徒较为沉寂的原因，是与保安队、陆军的镇压分不开的。从便衣队发动暴乱起，香椎浩平不断提出抗议，我方就一再表示退让，日人得寸进尺，绝不因我们退让而稍改变阴谋诡计。

三、日本宪兵被扣的一段插曲

日本军在 11 月 8 日发动便衣队暴乱时，所有日租界通往市区的各交界路口，都设置了极坚固的防御工事，并配备守兵，断绝行人，用以隐蔽它的罪恶活动。市内居民迁移避难的甚多，9、10 两日，金钢桥、金汤桥途为之塞。日军派宪兵着中国便装，混过防线，有四名闯入我第二军部的卫队营兵营里。守兵拘讯，装聋作哑，最后承认是执行谍报工作的。当时由于守兵缺乏常识，致令在营门外巡风的另一日兵逃回。日军遂派宪兵少尉一人率兵五名到省政府见王树常主席，态度极为骄横，还大言不

慚地提出抗议说，他们的宪兵被我军队掳进兵营，惨受毒刑，生命不保，这是对“大日本”最严重的敌对行为。

王树常坚称，我的卫队有理由、有职权执行警卫任务。日军少尉听说是王的卫队，就表现愕然的神情。因为根据条约，天津 20 里内不准驻扎军队，但军政长官的卫队除外。王树常又说：“你们宪兵穿中国便衣闯进我的兵营是不合公法的，正要照会贵军司令部究办。”该日军少尉强词反驳说：“大日本皇军宪兵为完成他的使命，穿衣服有他的自由，不管是你的卫队不卫队，总是你们的军队掳扣我天皇的宪兵，你想脱掉责任，绝对不行的。”这样大吵大闹，竟达三小时之久。后由省府秘书向日军参谋三浦说明事实。该日军少尉得到他们军部的指示，无耻地提出三个条件：（1）今后不得再发生此类“无理”扣留日本军民情事；（2）立即释放日本宪兵四人，并要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治疗用费及一切损失负赔偿责任；（3）向日军道歉。当卫队营提出日军罪犯时，他们装作不能站立，由日兵搀扶上车，运回就医。计共赔医药费、服装费等款 500 元。

四、周龙光到津交涉与事件结束

由日本豢养的大小汉奸们，直接间接地和住在天津各租界尤其是日本租界内的所谓耆绅之流，有蛛丝马迹的联系。当便衣匪被保安队打得落花流水时，耆绅们唱出：“如果张汉卿（张学良的别号）能够让省、市当局升升官（即撤换的意思），这场风波是可以平息的。”他们都是日本领事馆的代言人，显然把这场变乱事件，说成是汉奸对省、市当局不满，要想换换庄坐，谋求一官半职。